

黑红点

刘艺亭作品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刘艺亭作品集

第五卷

黑 红 点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刘艺亭作品集

我的乡土(诗集)

今天和明天(小说集)

回春曲(诗集)

母亲的活筐箩(散文集)

黑红点(故事集)

刘艺亭作品集 第五卷 黑红点

责任编辑:张根树 装帧设计:宋丕胜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桂香 春月 董康 贾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河北太行机械厂印刷厂(石家庄市和平西路22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4.75印张 672千字 1999年5月第二版
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5000 定价:(全五卷)40.00元
ISBN7—80611—332—0/1·321

序

“你单位在我场劳动的刘艺亭同志，今回去分配工作。”

1961年6月2日，我带着上面那样一封信，告别了团泊洼农场，高兴中又感到有点茫然。

我原在河北省文联工作，原职务是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被打成“右派”，三年前来团泊洼“改造”，日期是1958年5月2日。与我同来的有千群，是河北省文联首先来这里的两个“极右分子”，“监督劳动”，每月发三十元生活费。来时当然也有介绍信，写的什么未曾看见，由监送人拿着。如今，介绍信上称我为“同志”，这说明我的身份又有了变化，由“右派”成为“摘帽右派”，方可言分配工作问题的呀！

这时，河北省会已由保定移至天津，我在天津营口道58号找到了河北省文联，交了信，相识者也为我重返原单位表示惊喜，老友汪润向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机关情况，并引我去见了主要领导。办公室负责人让我先回家看看，于

是我就又去了保定，与在那里的家人团聚。数日后回津，工作定在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它是省文联的一个工作部门，我也就住在办公室里。从此，我做起民间文学工作来，到年前也重新定了我的工资级别待遇，直至“文革”砸烂“黑省文联”为止。

对民间文学，原也有过兴趣，我在大名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记录过民间歌谣，这时也想起老家还保存着印有我搜集的一组《威县歌谣》的校刊。民间文学研究会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搜集民间文学资料，除吸收来稿和组织人搜集外，个人也有下去搜集的机会。现在收在这个集子里的革命历史故事，除了王朝柱的故事以外，都是我那时搜集整理的，时间在1961年下半年到1963年。那时也搜集了一些传统民间故事和歌谣，有的收入民研会编印的《河北民间文学资料》之中，也在《民间文学》和《河北文学》上发表过民间文学作品。后来，参与了约半年时间的河北民间歌曲集成的整理与演唱活动之后，我大部时间在秦皇岛搞革命故事活动，工作方式类似蹲点，当地领导和有关方面都不嫌弃，我也努力去做，诸事顺绥。当时秦皇岛出了一批故事作品，出了一批故事员，虽然也受着“左”的思想影响，不仅在当地产生了良好效果，对全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段生活经历，是我经久不能忘情的。

这个集子里的故事，都是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实有其事，实有其人，有的我还亲自访谈过本人，如在峰峰矿区认识了纪麦子，当我第二次去峰峰时，他因哮喘严重住院，一连几天我都去医院看他，有过多次交谈；再如甄凤山，我

一到定县就听到有关他的故事，逢集之日，又见到他和当年跟随他的几位战士，为了便于长谈，还跟他去了他安家的转路村。他有一个记着他的部队战斗活动的本本，也拿给我看了，可惜很简略，缺少细节记载。但这些故事终归是发生在过去的年代，又是口传下来的，从此地到彼地，从这个人到那个人，难免会揉进讲述者评人论事的成分，情节有所变异，从而加大了传说性，因之，也就不宜把这些革命故事完全作为信史来看，这种情况也是人们都理解的，不须多说。

以上是我曾从事过民间文学工作的原委和简要情况，也是这本《黑红点》故事集的来历。

1994年11月

目 录

	序
1	英勇不倒的赵三多
44	由矿工到司令
71	王朝柱的故事
105	韩永禄当村长
112	传单贴到警察局大门上
115	薛八弟赚母
119	李朝发带枪革命
122	夜戏

127	冯存福
132	铁驴
139	捉尹怀柱
145	猛唐
150	喊话得枪
154	巧计突围
160	保东家
164	总司令有办法
168	黑红点
172	田区长引敌就歼
179	老凹捉敌特
181	甄凤山收枪抗日
192	拳头队四门夺枪
197	拦路借枪
201	得拣的柴火捎着走
205	骑马挎枪串定县
210	智取鬼子炮楼
220	拍着巴掌过路

225 | 雁翎队卖鱼

230 | 独胆雄英震满城

英勇不倒的赵三多

清朝末年，直隶省（今河北省）南部威县城东沙柳寨，有个梅花拳师赵三多，人混得响亮，中年起号“诸盛”，因之人们便都呼他赵老诸，又称“诸师父”。他为了与天主教进行斗争，将他领的梅花拳首先改名义和拳，成为义和团运动的重要首领，举行过两次武装起义，后来又赞助广宗县景廷宾抗捐反清，英勇斗争了一生。

和二毛子绝交

说这话时，赵老诸已四十岁了，他年轻时候种地，一颗汗珠摔八瓣，起早贪黑，辛苦一年，粮食进了地主的仓，棉花垛进了地主的家，自己只落个秋饱。年年如此。后来就赌气不给地主种地了，他靠借几个钱干小买卖，什么馍馍铺，油馓子铺，干干这行不行就换那行，儿子们学了做银器手艺，就开“银器楼”，制作妇女儿童首饰，日子也老

是饿不着撑不着的样儿；加上他好朋友，拿钱不当，肯周济别人，过不去了也有朋友来帮助。

叮咛轱辘，没有多少好说。他的名望全出在当梅花拳师父上了，有两三千名徒弟分布四乡，常讲理论事，公道廉明，人人尊敬，时日一长就形成了一个有影响有力量的人物。

梨园屯开牛皮行的阎老思看得明白，他寻思：“我入了天主教，有了点仗势，再找赵老诸给支个门面，我这牛皮行还愁不牢稳不发财？”他本也就是个会钻营的人，又和赵老诸认识，盘算既定，便在十五这一天，一早起来赶沙柳寨集来了。到集上，买了一串馓子，提着进了赵老诸的门口。

在那一带，乡村里遇唱过会亲友兴送礼物，叫做“买篮子”。今天，阎老思带着礼物来了，赵老诸说：“来就来呗，花钱做什么？”接待了他。说些闲活，摆上饭吃了，阎老思这才提出要求说：“老诸哥，我还有句话。”

“说呀。”

“你再做个买卖吧？”

赵老诸笑说：“弄个小银器楼还转不开磨哩，拿什么去做？”

阎老思也笑说：“你还没办法？”

“啥办法？再说我也不想置宅子买地，有个手艺赚得够搅用的就行啦。”

“要不这样好不好？”阎老思说着又望着赵老诸，赵老诸默不作声，阎老思又说：“你在咱那邵固镇牛皮行里算个股吧？”

赵老诸说：“我没钱。”

阎老思说：“那你算个干股也行。”

赵老诸不吭声。

阎老思又说：“要不就叫小侄子去铺里住，常来常往地走着。”

赵老诸有三个儿子，大儿叫桐凤，是个好拳手，离不了他；老二会手艺，靠他挣钱养家，不能离开；老三虽然还小点，也不肯让他去。他对阎老思说：“我还全指望他们干活哩。”

阎老思说：“就叫小侄儿去就行啦。”

赵老诸一面听一面心里犯猜疑：“为什么他让我白拿钱？”他没答应，急忙找一个理由把阎老思支走了，对他说：“你看，可巧桐凤娘也出去了，等她回来，俺老公母俩商量商量，咱们下集再说，好不好？”

阎老思没的说，回答：“下集见。”

这事，赵老诸怎么也想不透，阎老思图的什么呢？平白无故当然也不会。沙柳寨和梨园屯虽说两省两县，却只相距十里地，少不了亲戚朋友，他一打听，才知阎老思已在了天主教，不由气道：“你在了那个还来找我！”便嘱咐家里人说：“不管我在不在家，梨园屯的阎老思来了，就告诉他说咱什么股都不算。”

五天一集，没等到阎老思再赶沙柳寨集，赵老诸就在去邵固的路上碰上了他，他是从邵固往家走。他一把拉住赵老诸骑的小毛驴，亲热地喊着：

“老诸哥，往哪儿去？”

“到邵固有点事。”

赵老诸坐在驴上应着，也没下来，他心想：“这种东西，又来缠磨。”不耐烦地说：“阎老思，你开你的牛皮行，我不高攀。”

阎老思猛吃一惊：“老诸哥，你说的什么话呀？”

赵老诸说：“什么话？实话告诉你吧！我厌恶天主教，你在那个……洋鬼子有什么好？到中国来横行霸道。”

阎老思的手松开轡头，退后一步，望着赵老诸：

“这……这……人家都在哩……”

“都在？为什么梨园屯还有人告你们拆庙修堂？”

“打官司他们去打呗，咱又不管事儿。”

“不，阎老思，咱们算没认识！”

阎老思说：“老诸哥……”

“别喊我哥，我也没你这个兄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赵老诸扬起鞭子，往驴屁股上摔了一下，得得得，一溜烟似地进了邵固镇。

一鞋底打散了沙柳寨的天主教

赵老诸厌恶洋教，可是洋教反倒发展到他鼻子底下来了，从梨园屯、小里固、红桃园蔓延到沙柳寨，连他一个本家侄子赵含桐也念起什么“天主圣母玛利亚”来，气得他哼唉叹气：“洋鬼子飘洋过海的非来中国传教不可，真会有什么好心？奉教就给你一斗红高粱，难道他们国里就没有穷人？邪崇！”开始，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了闷气

就一心教拳练功。

可在教的多是些胡花乱来的混鬼，不务正业的泼皮，惯于仗势欺人的恶棍，也有为了贪图一点便宜而上了钩的。开头不多日子就发展到四十家。他们知道官害怕洋人，洋人是他们的靠山，一在教就属了螃蟹——横行起来啦，在街上说话挺呛，给洋鬼子吹大气，抱粗腿。有一次，一个姓任的小伙子说：“舍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老百姓急了谁也不怕，洋人怎么样？”这可了不得了，一伙子教民找了去，砸盆子摔碗，说是骂了他们天主教，扭着人家非去经官不可。姓任的是个庄稼主，当爹娘的见这局面还不怕？忙央人说情，在教的非让摆席不解。一摆席那二亩地就得卖掉，一家人靠什么生活？正讲说着，事情传到赵老诸耳朵里——这天，他刚从外面回来，没顾得歇息就找在教的去了，问他们：

“你们想把街坊宰着吃了？”

在教的说：“他骂我们。”

“骂你们什么了？”

一句话把在教的问住了。赵老诸看他们一个个张口结舌，又说：“谁不知道任家老实？几辈子死庄稼主了，跟谁打过架？你们跟他虽不是一姓一家，也是街坊邻居，算了吧，什么也别提啦。”

在教的说：“要是他家小子再说我们在教的不好呢？”

“你们好，还怕人家说不好吗？”

赵老诸一场连说带劝，在教的事先又没防备这一着，尽管一肚子不欢喜，也没谁敢挑着头与赵老诸碰。原先管事

的也从中说：“看老诸的面子，这个事就算过去了，谁也别提什么了。”当下在教的也认可了。任家见一场临头大祸忽地免了，欢喜不尽，当天便去赵老诸家说了许多致谢表心的话，不必细说。

只说在教的过后又一嘀咕，觉得吃了亏了，他们说：“这还行呀，有赵老诸压着，咱们在教的在沙柳寨街上还吃得开？得想法儿把他斗下去。”可是又有点怕赵老诸，说他是梅花拳师父，徒弟多。想来想去，几个坏心眼多的家伙打了赵含桐的主意，就对赵含桐说：“含桐，咱们奉教的可吃不开了。”赵含桐这小子别看没啥能耐，可净想在人前逞强，又有点二杆子劲，听人一说，斜愣着眼问：“怎么吃不开？连官都怕奉教的，还有哪个敢拦敢挡？”“你四叔就是个岔。”“你们怕他我却不怕他！”那几个人一看赵含桐顺了把，便说：“咱们得跟你四叔斗斗。”赵含桐说：“斗吧。”“这一回你得出头，大伙说了，压下老诸这个尖，教传开了，到梨园屯外国神甫那儿一说，少不了你的好处。”赵含桐连声说：“行！”几个人就把合计好的办法，一来二去给他说了，赵含桐应声而去。

正巧赵老诸和他一家人在院子里做银器活哩，叮叮当当，谁也没理会赵含桐会进来，因为，自打赵含桐在了天主教，赵老诸对家人说过这样的话：“在洋教叫他在去，别理他，也永远不许他踩咱家的门限。”赵含桐自觉有人在后面助着，装模作样，进来往院里一站，就说：

“四叔，你再说我们在教的可不行。”

赵老诸听得人说话，转身一看是赵含桐，大大拉拉地

站在那里，无名火烘地起来了，站起身，厉声厉色地问赵含桐：

“你说什么？”

“你说俺在教的不是了。”

“谁说？”

“俺们在教的说的。”

“放屁！看见你们就恶影，谁还有闲工夫说你们，你们下贱！”

赵含桐嘴也挺硬，连叔也不叫了：“老诸！你当面就骂奉教的，背地里还有好话。”

“好话说不到你们身上。”

“再说我们就不行！”

“不行？”赵老诸大喝一声：“给我把这混小子轰出去！”

这时候，桐凤哥们早已扔下活计，瞪着眼，攥着拳，站了半天了，父亲说轰，一个箭步窜到赵含桐面前，几只手象铁钳似的，嘎啪一声，把他两只胳膊拧到背后，推着他往外走。赵老诸这里也早已脱下一只鞋来，紧追着，高高举起，对准赵含桐的脑袋，啪——就是一鞋底，打得赵含桐鬼似的嚎叫。

赵老诸打着问：“看你行不行？”

说到这里，就该提一提支使赵含桐的那几个在教的了。他们想利用“你们都是一个赵字”来挫败赵老诸——事成之后，他们便可振振有词的说：“看！连他自己家里的侄子都说他欺压天主教……”使赵老诸脸上觉得难堪，不敢再过问他们在教的事。岂不知，他们悄悄跟赵含桐来到门外

一听，又都吓傻了眼，晓得老诸爷们好拳脚，近前不得，就装聋做哑地溜了，死活由赵含桐自己闹去。

霎时间，这事儿传遍了全村，在赵老诸拎着鞋打赵含桐的当儿，除了本家院，前后邻居，连姓任的和姓刘的徒弟们也跑来许多，一看正好借着出出看不惯天主教的气儿，一片声喊：“该打！该打！”

赵老诸打了赵含桐两鞋底，看见人们山呼海叫也直想动手，寻思道：“杀鸡给猴看吧。”便住了手，蹬上鞋，踢了赵含桐一脚，喝道：

“还不给我滚出去！”

赵含桐趁着桐凤哥们一松手，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就跑，人们哄笑着闪了个胡同，看着他出门去了。人们乐了一阵，也各自散去。

赵含桐挨了打，觉得又冤又气，便去找鼓动他的教民算账，他们慌了，忙说：“我几个有啥办法？谁知道你四叔这么厉害！”赵含桐大吵大喊：“没办法就散他娘的！”说声散，那些胆小的，一时受骗的都说了话，这个说“我不在教了”，那个也说“我也不在教了。”看看只剩几个混鬼尖子，针尖对麦芒，谁也吃不了谁，也大叫一声：“散他娘的！”

从那以后，天主教就在沙柳寨绝了根。当时，四外村里都传言说：“赵老诸一鞋底打散了沙柳寨的天主教！”

一片丹心拜师父

赵老诸反对天主教的名声，越传越远，越传越响。